

爱的未知数

李天芳 著



爱的未知数

李天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爱的未知数

李天芳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236 千字

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6,600 册

书号：10355·757 定价：1.90 元

目 录

1	旧 景 重 现
15	我们学校的焦大
30	明 净 的 天 空
44	平 安 家 信
55	未 知 数
63	桃 花 渡
75	生 活 的 开 端
88	我 去 赴 喜 宴
105	一 路 风 雪 交 加
119	深 冬 的 夜 晚
134	车 从 小 站 过
147	哧 哧
162	星 期 天 交 换
173	偶 然
199	绝 情
265	游 子 归 来
321	远 嫁
339	保守了十年的秘密

旧 景 重 现

1

内地把这种地方叫做“牛棚”，而这里却是名副其实的羊圈。在毛乌素沙漠的边沿，这一片半沙漠半草原地带，羊圈里都有这种破败的土屋，通常堆积着零七八碎的杂物和饲料，只有在羊儿产羔的时候才有人临时住一住。现在，它成了草滩子种羊场场长刘根的囚室——这阴暗、肮脏、腥臭熏天的小屋，是关押“牛鬼蛇神”最好不过的地方。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，不能回家，不能外出，不能和人交谈，羊圈四周那一圈低矮的土墙，是他的活动的极限。每天在羊群放牧出去以后，他得把羊圈打扫干净，然后就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，交待“罪行”。

刘根并不怕这又脏又臭的地方。他从小就在老家晋西北军阀办的种羊场拦过羊，放过牛，什么苦都受过，什么肮脏的地方也住过。他闻惯了羊圈里那种膻腥味儿，他的身上也

终年四季带着那种气味。就说这间土屋吧，在羊儿产羔的时节，他和职工们成夜地守候在这里，困了就在堆着草料的脚地上打个盹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可是那时候，他是愉快的，心劲十足，不象现在这样，一切都叫他茫然莫解，心里憋闷。

打扫完羊圈过后，他常常呆呆地站着，仰望那笼罩四野的大漠天空，它象巨大的穹窿，那么高远，那么开阔。相比起来，他的可怜的羊圈土屋，简直是一个荒无人烟、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他目送着羊群出了圈，在牧场外边的沙窝地里缓缓地移动着，最后，在一片白杨林带的后边消失了。他知道，过了这白杨林带，就是一块丰茂的草地，那里的沙打旺草该有半人高了吧？他多么想和羊群一起，融化到那嫩绿的草丛里去啊！

当初，他们的种羊场从陕甘宁边区搬来的时候，这里有多么荒凉呀！那时，边区畜牧场撤消了，他们奉命北移，在毛乌素建立新的牧场，为帮助兄弟民族恢复和发展畜牧业服务。任务是那样紧急，搬迁必须和战争同时进行。人民军队的炮火在前边进攻，他们的毛驴队在后边搬运。解放一个县城，搬进一个县城，辗转将近一年，才算到了这里。

刘根和他的战友们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新的家竟是这么个样儿！搬迁以前，大家都知道要到草原上去了；草原就该是铺满青草，点缀着花朵的土地么。可是这里有的只是荒沙，是盐湖，是什么也不长的盐碱地，就是缺少草哇。

没有足够的草，羊儿就活不成，长不壮。刘根领着职工，

都在屁股后边吊一个小布袋，一边拦羊，一边种草。他们把胳膊扬得高高的，草籽在手中轻轻地飘起来，又轻轻地落下去。牧民们远远地张望，这古怪的样子叫他们好生奇怪，说内地来的人拦起羊来跟天女散花一样。

后来，他的羊场再也不用愁草了。那大片的沙滩、沙滩、荒地上，盖上了青青的草，成了真正的草原。不仅有了草，还有了树，密密层层的防沙林带把羊场包围起来，使那些远道而来的人们，老远就望见一片翠绿而目瞪口呆，好象他们要来的地方，不是羊场而是林场。

更叫人高兴的是，他们的羊场，不断有新的、优良品种的羊羔培育出来。每到春秋季节，牧民们从几十里、成百里的地方赶来，给羊配种。他们的种羊，简直象小牛犊，比普通的羊大几倍。头顶上那两个弯曲的、坚硬的牦角，吓得生人都不敢靠近。人们眼看着，方圆大大小小的生产队，羊儿一年比一年多，一年比一年壮。

刘根想，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：由少变多，由弱变强，由荒凉的沙漠变为可爱的绿原……这变化是多么喜人呵！可眼下，这些都戛然终止了，并且变得那样遥远。他刘根，再不是那个受人尊重的种羊场的场长，而是一个地道的阶下囚，被监禁在这低矮的土墙围着的羊圈里。

2

黑夜，刘根躺在屋里的脚地下。没有床，没有被褥，身

子底下只有一堆厚厚的草。他的胳膊、腿儿都陷在这软乎乎的草堆里，倒是很舒坦的。那草虽然已经枯干，仍旧散发着他熟悉的那种香味。如果不是在这叫人憋气的屋子里，而是在田野，在沙丘上，他会一靠着草堆就打起盹来。可是他现在睡不着，他的胳膊、腿儿，这样放也不是，那样放也不是。多少天来，他就是这样翻来转去，彻夜彻夜地睡不着觉。

他熬愁什么呢？怕人们训他、骂他、打他吗？怕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然后再打个“×”吗？怕人们把那吓人的“叛徒”的帽子，果真给他戴上吗？不，都不是。刘根心里明白，他工作上的缺点错误，可能一时半刻检查不完，可是五十年的历史，不用反省，也是清清白白的。难道就因为跟他一起的三个同志都牺牲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死里逃生，就硬要他承认有背叛行为吗？他没有为这古怪的问题伤过脑筋。但是，在这静悄悄的深夜里，他一个人躺在黑暗中，那些战争年月的经历和牺牲了的同志的身影，老是盘踞在他的心头。

他记得，那是胡匪进犯延安的前一个月。边区畜牧场为准备转移，忙得日夜不停。最后总算一切停当。牛、羊、马、骡大牲畜，都要赶过黄河，寄存在河东的解放区；大量的粮食、种子、药品、仪器，来不及运走了，都就地埋藏起来。

职工们兵分两路：一路由高场长带着赶牲口过黄河；另一路，实际上只有三个人，由他带着留守看家。临分手的那天，他一直把高场长他们送到沟口。那些牲畜们太不懂事了，完全不在乎时局的紧张，慢慢腾腾地在土路上走着，还时不时地到地里去嚼几口麦苗。他真是为高场长担心，不知

道他们一路上要受多少苦。又黑又瘦的高场长，一身陕北赶脚农民打扮，又精神又有信心，把他挡在大路口，说：“别送了。我们过了河，很快就赶回来，咱们就在这一带打游击。”他的眼睛朝牧场后边的高山望了望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埋在山上的东西，一样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。打败了蒋胡匪，我们还要办更大的牧场……”

战争的事情是那样难以预料。高场长他们没有来得及返回，敌人就闯进了延安的大门。刘根他们四人，完全失掉和组织的联系，陷在敌人的窝子里边。

他带着同志们的嘱托，去寻找转入秘密的地方组织，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。三天后，他失望地回来了。但是叫他更为震惊的是三个同志同时被害。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在干石沟里，他仔细地查看了现场，看样子，多半是和敌人偶然相逢，来不及躲避，经过一番搏斗，三个同志都英勇牺牲了。

不管怎样，刘根完全被仇恨激怒了，敌人刚刚闯进家门，就使我们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！他立誓把四个人的担子一个人挑起来，坚持到同志们回来的那一天！

他背起自己那杆长枪进山去了。白天，他躲在丛林里，瞭望着埋东西的山头，一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靠近，就冷冷地放几枪，吓得谁也不敢停留；黑夜，他一个人爬到山上，用枪把子在土地上墩出许许多多的枪印。这些枪印暗示：这是游击队成群结队经常出没的地方！

山里埋着那么多粮食，可是刘根自己早已断了烟火。好

在天气一天天暖和了，野菜、野果都可以充饥。可人不吃五谷，就象机器没有加油，他身体一天天衰弱下来。想要吃饭，只有到村子里去讨。可谁能担保不遇上坏人？或者被当作坏人抓住呢？有回他饿极了，冒险去讨一次饭。进了村，敲开一家门。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老婆婆，接住他的碗，吓得直朝后边退。他知道，自己的样子一定很可怕。过了一会儿，那老人又颤巍巍地出来，但不敢走近他，把饭放在当院，转身回去了……他虽然讨得一碗饭，可好长时间心里后悔，不该叫这么可怜巴巴的老人受惊。

有一次，他感到支撑不住了，难以等到同志们回来的那一天。不知因为吃了什么，他的全身都浮肿起来，连眼睛也睁不开。他心里想：完了！可睡了两天，又从那湿淋淋的石洞里爬起来。

他爬到山泉跟前，石头窝里汪着一潭好水，他俯下身子想痛痛快快地喝几口，那水里晃动的影子把他吓了一跳：一堆沙蓬似的头发，乱糟糟地盖在头上，黄亮黄亮的脸上，一双浮肿的眼睛，愣勾勾地望着他。刘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人说毛野人难看，我比毛野人还难看！”

八月，战局发生了变化，有消息说，我军就要开始内线反攻。希望，给刘根平添了力量。这天晌午，他正在林子里查看，空旷的山谷里，寂寞无声。忽然，他望见三个国民党匪兵，径直朝埋藏东西的山头走来。刘根马上警觉起来。是不是看错了？他眨眨眼睛，不错，阳光底下，三个人的国民党军服是那么刺目。有两个背着长枪，中间那个好象挎着盒

子枪，清清楚楚的。他们走上山来，正好停在埋东西的地方，蹲在地上，悄悄地指划着。

他浑身紧张起来，心通通地跳。他想：糟啦，准是东西被发现了。敌人想在逃跑之前把东西抢走。这办不到！

他把枪举起来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那三个人拍拍手上的土，站起来。为什么不动手？他们还要干什么？他隐藏在林子里，紧紧跟上去。他越离越近，听清了他们说话的声音，看清了他们的脸面。忽然，他象在梦中，喃喃地叫道：“高场长——”

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场长跟前时，老头儿吓坏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高场长怎么能够相信呢？敌人占领延安不久，就听到纷纷谣传：留守人员全部牺牲，东西被抢掠一空。那时候，他们被阻隔在黄河岸边，虽然心急如焚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当战局发生了变化、我军准备反攻的时候，他得到上级批准，便化装成国民党兵模样，亲自来看一看。

不想，埋在山上的东西竟完好无损，一点也没有被掠，而且还活着一个刘根！

野人般的刘根站在高场长的面前，在高场长催问下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叙说他的经历。几个月受的磨难、遭的不幸，在他看来都那么简单，总共几句话就说完了，而高场长的热泪却象开了闸似地涌了出来。

高场长使劲地拍着刘根的膀子，连声不迭地说：

“好同志，我要给你报功，给你请赏……”

刘根没有把场长的话放在心上，他既没有想到那是他的功绩，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这竟成了他的罪孽。

多少年来，他不曾向任何人提及过这些事，连他的妻子也没有。这倒不全是因为谦虚，主要是没有功夫回顾过去。当人们硬要在这段经历上作文章时，他曾经打算作一些必要的说明。他知道，没有战争经历的人，不大能够理解那些变化莫测的情况。但很快地他就发现，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，无济于事的。

3

刘根把手从脑袋底下抽出来，在空中挥了几挥，那手臂仍旧是麻木的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自家的小炕上，也是这样苦苦地思索着。妻子在他的身边，低声哭泣，她为丈夫的遭遇感到委屈愤怒和不平。

她突然对丈夫说：

“你为啥不说说和他的事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老人家呀——你不是天天去枣园，和他见过面，说过话？”

刘根懂了，妻子指的是什么。

那是他来延安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。虽说只是畜牧场一名普通的羊工，但日子过得多么快活呵！毛驴身上搭着一条褡裢，装着几十个奶瓶子，每天不等太阳出山，他就叮叮当

当地起程了。宁静的山路上，就他一个人，他不由自主地学着陕北农民的样，扯着嗓门唱起来。那声音怪不好听的，可他不怕，他心里畅快呀！

他先把奶子送给中央医院，这是顶需要的一部分；然后再送给保育院，最后把留下不多的几瓶，送到枣园、杨家岭、或王家坪。当青菜下来的时候，他还利用送奶的方便，给中央领导同志捎一点新鲜菜。菜不多，只能尝尝鲜。分给毛主席的是一根黄瓜、两个西红柿、一束豌豆苗……

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事，刘根想起来，就跟昨天经过的那么逼真。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事说出来呢？这和他当不当“叛徒”有什么关系呢？

他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比较复杂，不是他刘根一个人的事，很想叫妻子有一点思想准备，但又不愿意她太伤心。这个比他小将近十岁的女人，已经跟他受了不少苦，眼下又为他的事担惊受怕，日夜熬愁，他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

他和妻子在沙漠上生活二十年了，养了两男一女。他老是忙他的牛呀、羊呀，家务事帮不上一点忙。可她从来不抱怨。

这一次她是忍也忍不住了。见刘根没有理睬她的建议，嘀咕着说：

“你舍命保了场子的家业，落得这么个结果。往后，再要遇见丢下一个人的事，千万离得远远的。”

刘根默默地笑了。怎么会呢？那是战争啊，现在怎么会再有那种情况呢？

他躺着，想起自己的妻子。离家已经多少天了，不知道她和孩子怎么过的？

他越是这样想着，越是睡不着觉。

从窗口和门缝透进来的月光，把小屋照得半明半暗。他索性爬起来，打开门，走到外边羊圈院里。清朗的月光，把场院的角角落落都照得十分明亮。他站在院当中，月夜多么宁静，好象满世界本来都是这么安宁，不曾有残酷的争斗，不曾有这场混战，也不曾有什么烦恼和痛苦。他信步走到羊圈跟前，站在栅栏门前，羊儿歇下了，一个挤一个。那些顽皮的家伙，还把自己的脑袋搭在另一只羊的脊背上，看起来是那么悠闲自得。

刘根不由把身子挨近栅栏门，伸出胳膊，抚摸着那最近的一只羊，把他的枯瘦如柴的手插进那柔软的羊毛里。这只羊是近两年来，培育的毛肉兼用的新品种。它的毛细长柔软，肉鲜美肥嫩，生长很快，是草原沙漠地带比较理想的优质羊。如果不是这样耽搁，不用几年，它就会在草原上一代一代繁衍发展起来。它们从前都是宝贝疙瘩，现在却受到冷落和残害。有的人打着“造反”的旗号，随意牵走种羊，用作肉食。刘根难过地拍打着那只羊，好象它们的不幸是受了他的牵累。

忽然他听到“咳——咳”的声音，那是羊群里发出来的。借着月光，他一只只地瞅着，想认出哪只羊在咳嗽。他看出来了，是牯角特别弯曲的那一只。它长得多么壮呀，可是它得病了，象人一样，一声接一声地咳嗽，听起来叫人难

受。刘根知道，这是夏秋之际，羊最容易得的肺丝虫病。一定要把它记住，明天要叮咛拦羊人给它早早喂药，免得传染给别的羊。他弯下腰，迅速地解开解放鞋的鞋带，然后从栅栏门上跨过去，挤到那只羊跟前，把一根草绿色的鞋带系在羊牴角上……

他站在栅栏门外，还在那里望着羊群发愣。心想，住羊圈还是有住羊圈的好处，羊得了病可以早早地发现。

他又寻思，这“革命”搞完了，不知会怎么处置他？如果他还拦羊的话，他真要在这羊圈里一直住下去，起码要在春天、秋天，羊儿容易得病的时候住着。

他好象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和收获那么兴奋，回到小屋，带着愉快的、满意的心情睡着了。

4

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远处传来几声清冷的枪声。刘根一时弄不清，这是作梦，还是真的？他连忙坐起，侧耳凝听，那枪声虽然遥远，却十分清晰。

难道又要开始一场血的厮杀吗？这些天来，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。羊场的职工老是神秘地紧张地忙碌着。那拦羊的临时工告诉他，县里的一派，因为种羊场跟他们的观点不一致，要拔掉这个眼中钉呢。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展开一场蓄谋已久的恶战吗？

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知道，这是冲他而来

的。每次“战争”形势越紧张，他的日子就越不好过。胜利者拿他“开心”；失败者拿他“出气”。现在，大兵压境，火燃眉睫，又不知要在他身上翻什么花样了。他等待着那只穿大头皮鞋的脚把门踢开……

门开了，但是他懵了，站在门口的竟是他的老伴！

老伴不待他问出话来，一下扑倒在他跟前，哽哽咽咽地哭了。忽然，她把眼泪一抹，拉起他，急不可待地说：

“快走，你快走！……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外边打进来了，场里的人全跑了！”

刘根明白了！但为什么没有把他带走？是因为仓惶出逃，把他忘记了？还是有意把他抛下，让打进来的那一边处置？

不管什么原因，刘根现在留在这里，太危险了。

他感激地望着妻子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关心他的生命和安危了。可是这一个多月她瘦了、老了。她原先颧骨没有那么高，白头发也没有那么多。他喃喃地问：

“孩子呢？”

“我安排妥了，你别管，快……”

老伴急急地催促他。不容他细想，就把他拉出了羊圈小屋。

草原上的清晨，空气新鲜极了。他真正是一个走出牢房的囚犯，心里充满对自由的热望。

听见脚步声，圈里羊挤成一团，涌到木栏门前，咩咩地朝他叫着。他想起来了，昨天夜里，他发现那只咳嗽的羊。

噢，那不是，牴角上还系着那根草绿的鞋带。他要给拦羊人说，要给它喂点药。

可是拦羊人怎么还不来呢？

对了，妻子不是对他说，全场的人都跑了，谁还顾得上拦羊呢？他不也要跟着老婆走了吗？就是说，这空空荡荡的场部里只剩下这些张嘴叫的羊了。从前他们在这些羊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，寄托了那么多的希望，现在就把它这样撇下，叫它们四下逃散，叫它们象菜羊一样，被人宰割去吗？还有那些场房、种子、农药、化肥……都叫人糟蹋去吗？

“这是干什么呢？”刘根痛苦地想。“四七年胡宗南打进来，还没有这样呢，难道这一场混战就这样一直打下去吗？难道这种羊、这场子、这草原都不再需要了吗？”

他坚信，不会的，就象坚信蒋胡匪帮必败，延安必定要回到人民手里那样，不可动摇。“到那时，我们还要建设更大的牧场！”当年高场长分别的时候，就这么对他说的。要不，他怎么能舍命守在山头，象野人一样，整整过了半年！

现在，难道就要撒手不管，跟着自己的老婆、孩子逃命去？刘根呀，刘根，你还是从前那个刘根吗？

他的两只脚象钉在地上，再也不能向前挪动了。转过身，他对着妻子低声而果断地说：

“我不能走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不能走！”他更为坚定地重复着，脸上的肌肉抽动